

刘星显◎著

异人录



刘星显◎著

异人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人录 / 刘星显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08 - 3374 - 8

I. ①异…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7643 号

异人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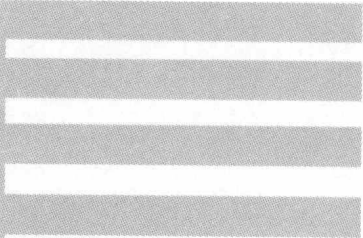
作 者 刘星显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3374 - 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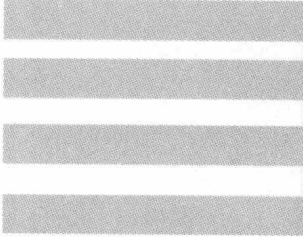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蓝·阿豆	1
褐·魔术	21
紫·如厕	35
赤·火机	51
黄·葵花	67
黑·献祭	89
橙·回旋	109
粉·簪子	121
白·蛾子	139
檀·轮回	163
青·卡牌	181
灰·凸鼓	191
绿·卤蛋	201
棕·腐肉	213
绯·一膳	227
跋·自解	239



蓝
●
阿
豆



“最后一次见文阑是什么时间？”

“九月八号。一起吃烤肉。”

“只两个人？”

“是。”

“他当天精神如何？我是说……”

男警把手伸到空气里抓了抓，抓到一个令他满意的词。

“神志。他神志正常不？有没有反常举动？或者，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八号晚餐的情景历历在目，用不着费力回忆。不过，为了显示认真配合的态度，欧阳还是佯装翻翻眼皮，顿了顿。

“作家嘛。跟普通人比是不大正常。要不，就不能叫‘作家’了吧？”

欧阳故意摆了副滑稽又无奈的姿态，引来面前的女警会心微笑。

一男一女。看得出关系暧昧，眉宇间的青涩展露无遗。

在整个漫长的青少年时期，他们肯定遭受无数课文的摧残，被迫死记标准答案，笼罩在一群弄墨文人的阴影之下。如今脱身而出，恰巧逮到个作家，那感觉肯定与捕获个扒手不同。

看起来，他们对文阑的精神问题很感兴趣。只是欧阳还没搞清楚，究竟有问

题还是没有对文阑更有利。

“你看没看过这个？文阑最新写的文章。”

女警从文件夹中抽出一沓稿纸递到欧阳眼前。欧阳接过，一面从随身携带的皮包中取出眼镜盒，一面调整距离，眯起眼睛。

题目叫“阿豆”。

“哦……没看过。”

纸上的字清秀飘逸，仿佛无骨，多数溢出格子。字与字缠绕在一起，撕扯不开。文章没有分段，字间距很小，似乎笔头已跟不上思维，索性信马由缰肆意狂奔。

“你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

“文阑先生的小说贯以严肃的国民性批判见长，大有鲁迅遗风，语言艰涩，擅用隐喻，意象丰富。比较起来，这篇选取家庭题材十分罕见，行文风格大相径庭……”

一时间，欧阳忘记了听众，自顾自讲演起来。说了半晌，才发觉场合不对，抬头一看，两位如坐针毡。男警似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周身发了痒。一直在做笔录的女警此时在低头扣指甲。

“不好意思，职业病犯了。”

三个人同时一笑。两警察对视了一下。

“欧阳先生，我们不关心文学上的评价，而是想通过这篇文阑最新写的文章，结合你对他的了解，帮助我们来判断一下……”男警察又抓了抓空气，“他是否‘正常’。不是身为作家的那种正常或不正常，而是作为一个人的正常或不正常。”

“你是说……”

欧阳摘下眼镜，扬了扬手中的稿纸。

“没错。我们怀疑文阑……”

没有继续往下说，也许是为了保密。两名警察脸上同时显出严肃的神情，这让欧阳觉到责任重大，似乎文阑命悬一线。

“能不能让我回去认真看看，然后再谈？”

欧阳使了一招缓兵之计。话刚说完，却捕捉到男警嘴角泛起的一丝略带嘲讽的笑意。

既然没有认真读过，刚才却侃侃而谈、唾液四溅，多少有些滑稽。只是，这乃评论界中再正常不过之事。欧阳早就练成了扫一眼内容简介，随意翻翻，便可迅速码出一篇有模有样书评的本领。或者说，这其实是做这行的必备素质之一。每一种行业都有“核心机密”，这些东西既不能明言，又不应该被人发现。

实际上，欧阳也察觉了警方那边的“机密”，就是他们倾向于认定文阑存在精神问题，言谈间，警察已多次暗示欧阳需提供这方面的证词。

“原件不能给。”

男警显出不耐烦的神情，眉头紧锁，忽然攢了口气，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妥协，“这里有复印件，从文章里截出来的，你可以拿回去瞧瞧。”女警收回了原稿，又从文件夹中抽出几张纸递到欧阳手里。

草草一瞥，复印件上划了不少标示重点的横线。意思再明确不过了，看来他们已做好了“断章取义”的准备。

“那个……最近在文阑身上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吗？他最近受没受什么刺激？”

男警把身子探过来，盯着欧阳的眼睛。看来，他们不达目的不会罢休。

望着墙壁上挂着的石英钟，时针已快指向七点。腹中空空如也，办公室散发出来的腐朽味道愈加浓重了，欧阳想尽快逃离这一块是非之地的愿望越发强烈。

“今年文阑为离婚的事情忙了一段时间。如果说‘刺激’的话……”

欧阳本想说以下是的话：“如果说‘刺激’的话，也谈不上。文阑根本没把离婚这事放在心上，只是这个过程会耽误一些时间。要说近期发生了什么特别事，只能数这个了。”

但仅仅是停顿了一下的工夫，完全没等欧阳反应过来，男警便抢了白：“离婚这事对文阑是一个极大刺激。我们这里有不少案件。”男警随意拍了拍手边的卷宗，“婚姻出问题，很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不用说那些农村的案子了，去年，工学院的许教授就用斧子砍了妻子的脖子。砍完了，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然后去上课。你应该晓得。”

欧阳自然记得那桩轰动一时的案件。他坐在把屁股咯得生疼的椅子上，终于捋顺出眼前这位警察的思路：离婚引发刺激，刺激导致失常，理性的工学教授尚且如此，身为作家的文阑因此发了疯，做了荒唐之事，更在情理之中；尤其，还有眼下

这篇文章作为证据。

欧阳打心底里对男警的推论不以为然，甚至想建议对方好好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左夫兄弟》，或者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好好琢磨一下一桩人为塑造的案子是如此偏离事实的。幸好，他及时打消了这个不合时宜的念头，反过来，或许还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那晚文阑没提离婚这事，但说起来文学史上有名的坏女人时很亢奋……”

八日的餐桌上，文阑确实畅谈了一番文学中的坏女人形象，引子是欧阳想在杂志上策划一期这方面的专题。《奥赛德》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驯悍记》的凯瑟丽娜，《痴人之爱》的娜奥密，等等。言及专业时，文阑惯用书面语，若直接把那晚的话印成铅字，恐怕便是篇不错的论文。尤其乘了酒兴来谈，形容为“亢奋”，一点也不过分。

明知警察会曲解为“牢骚”或“愤恨”，但欧阳依旧陈述了这条事实。他不得不又吸了口一直绕在面前不肯消散的烟气，方察觉自己在此时此地所扮演的应是相声表演中的捧哏，并且不得不进入角色。

“这与我们掌握的一致。”

男警边说边起身踱到饮水机前，接了杯水，递到欧阳面前，“这段婚姻早就出了问题。文阑在长期的抑郁下出现了一些幻觉，离婚的刺激最终让他精神崩溃。结果是，他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妄想，把一条狗当成自己的情人，并且伴随着严重的幻视、幻听，出现了‘畸恋’。所以，在那条狗被小孩儿踢时，文阑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对孩子进行殴打。当孩子家人把狗打死时，文阑目睹了整个过程，心里瞬间崩溃，做出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一切合情合理，只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敲定。”

欧阳没好意思把纸杯里的水一下子喝完。液体滑过，润泽了干燥的喉咙，他咂了咂嘴，品出一丝甘甜。不知怎的，那一瞬，欧阳心里忽然涌起对眼前这位警察的感激之情。不可能只是为了一杯水的缘故，也许是为他们终于在文阑的问题上合作愉快而倍感欢欣。

接下来的谈话十分顺利，若非久未进食而略感体力不支，欧阳应该还会主动谈一谈文阑在大学时代跟他初识时的许多掌故，恐怕大多可被解读成为今朝之事的萌芽，想必也会让那位女警睁大了眼睛——她要是不总皱眉，看起来还真有几分姿色。

不过，一阵不由控制的胃鸣打断了合作的节奏，欧阳抱歉地笑了笑。谈话这才终止，男警扬头看了看钟，狠狠伸了个懒腰，问对面的女警：“假中介那个案子录几个了？”女警翻了翻：“录了三个，一千二吧。”

“怎么这么少？”男警的手指敲了敲桌面，“外面还有几个？”

“好像还有五个。”

“够拘了。得让他们回去再找找被骗的，搞个‘大额’不成问题。”

二人低语一番。从男警的神情来看，是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女警暧昧地笑了笑。欧阳在旁静观，揉着太阳穴，倒怀念起给他做了三年秘书的陈小姐来了——若她还留在身边的话，估计自己的事业还会精进。一想到手头还有一篇推新作家的书评要写，头就疼了起来。

“来签个字，按个手印吧。”

“签这里。”女警递过来笔，印泥也准备好了。

女警的字很难看，像一只只死苍蝇，佝偻着身子，陈尸在格子线上。欧阳想掏出眼镜看看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却被一声不耐烦的“签吧”阻止了动作。他猫下腰，在签名的当间使劲屈了屈眼睛，好让字清晰一些，看到的却是一大堆自己没说过的话。“离婚”、“发病”、“刺激”、“异常”、“崩溃”……单瞧字眼儿，很熟悉，连成一片，却很陌生。但，他丝毫没有挣扎，爽快地在签名上按了鲜红的指纹。直起腰时，感到一阵眩晕。

“还要签一份。”

男警从另一沓稿纸上面取来几页订好的翻到最后，摆在欧阳面前。字仍旧是苍蝇形的，仿佛能听到它们嗡嗡作响。刚要落笔，听见男警说：“签‘孙靚’。”

“什么？”欧阳停了，抬起头。

“在这里，签‘孙靚’。”男警指了指。

“孙靚？”欧阳重复了一遍这个陌生的名字，瞬间冒出来许多疑问。

“一个骗子，开了个假中介，介绍大学生家教的。”男警料到欧阳要问什么，轻描淡写地解释道，“要凑够钱数和人数……对了，不是‘明亮’的‘亮’，是一个‘青’加一个‘见’，‘再见’的‘见’。”说着，男警笑了笑：“我一直都念‘孙倩’。让你这搞文化的见笑了。”

最后一句有故意露怯的意思，听得出，是友好的表示。欧阳领了这份情，再没

犹豫,换了一种笔体签了名,按上自己的手印。作为某种交易,欧阳立即提出见文阑一面的要求。

“后天下午来吧。那个时间可以让你见一见。”临出门前,握了握手,算是约定了,“麻烦叫下一个来这里。”

退出办公室,轻合上门,欧阳置身于一道昏暗的走廊。没想到天黑得这样快,尽头的接待室亮着灯,指引出方向,空气中飘散着厕所消毒剂刺激的味道,叫他一阵反胃,差点干呕出来。本应迅速通过这不祥之地,但欧阳头脑中沉重的思考压得双腿举步维艰。

看样子,案件的性质已确定下来,到这一步所做的只不过是按图索骥,将零散的拼图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图像罢了。在这幅新绘制的肖像画中,文阑也许会由先前的那个遭人唾弃的恶人形象变身一位惹人同情的可怜人,如尼采般疯了的伟大人物,甚至他的作品也会因之畅销,趁机突围出纯文学的狭窄圈子。

或许,在将来的文学史里,这事件能成为众学者笔下、口中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没准儿今日自己的只言片语也会令未来的考据家们如获至宝,不断分析引证,形成不同假说,彼此争斗攻击,帮助那帮清高的知识分子拿到项目,评上职称。平心而论,若文阑的文学成就最终盖棺论定,那么此事绝对比“鲁迅偷看弟媳洗澡”更有资格成为文坛公案。一名存有争议的作家,无论是对作品的,还是对本人私生活的争议,总能吸引住更多眼球,这几乎是一条普遍公理,从而使他“永生”在文学史中。

如此想来,欧阳对文阑的愧疚之情缓解了不少,他一面移动脚步,一面又重新评估了一番整个事件以及自己的表现:首先,即便事件如此认定,对文阑来说或许并非坏事,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在其中无任何过错;其次,关于事件如何认定,我只是陈述了一些所知的事实,至于警方怎样理解或曲解,与我无关,硬要改变警方的观点,非我力所能及。欧阳再将第三根手指伸出来,默念道:话说回来,文阑是否真的像警方判断的那样,现在我也糊涂了。在踏入警局之前,欧阳对坊间的传闻颇为气愤,没想到出了那间办公室,开始将信将疑起来。

最近一年,与文阑的接触着实不多,偶尔约稿时见一面,大多通过电话与文阑的妻子联系稿件事宜,她也是文学科班出身,将所有杂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是再

合适不过的人选。因而，初闻文阑离婚这档子事，着实叫欧阳吃了一惊，很难想象离了这位贤内助，文阑的工作会怎样运转。闹离婚的这段时间，文阑若发生为欧阳所不知的变化，也不算奇怪。细想起来，纵然有时文阑会在他面前表现得十分狂放乖张，欧阳总爱将之视为“文学家的特别”，却从没以“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正常”与否。

后天见到文阑，也许就能真相大白，哪怕不能完全判断正误，通过察言观色也能知晓一二。欧阳打定了主意，陡然轻松下来，快步来到接待室门口。

被唤进办公室前，欧阳在接待室整整坐了一个半小时，百无聊赖地看了一场重播的世界杯球赛。不仅对里面的陈设了如指掌，同样在等待的那几个人的面脸也熟络了。听见脚步声，屋内人都将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开投向欧阳。

“你去吧。”欧阳随手拍了拍离门最近坐着的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

“我先来的！怎么先叫他去？”

忽地，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精瘦的男孩，长满粉刺的脸被头顶的日光灯映得油汪汪的，歪着脑袋站在欧阳面前，两粒眼球却瞪得滚圆。

欧阳没作声，只愣了一秒，转头便走，留下屋内一片争吵之声。

在这个国度生存，真是累极了，每个人似乎都充满了攻击性，绷紧了周身的神经，生怕吞下一丁点儿亏，又生怕占不到便宜；稍有不慎，就会遭受侮辱，倘若没有一颗强健的心脏，或是厚脸皮，想必是无法安然存活下去的。欧阳想起文阑的一篇小说，经他之手，发在去年第二期的杂志上，其中的一段话令他印象深刻：“他们对同族向来冷漠、仇恨，恨不得随时把触怒了他的统统碾在脚下，讥讽讪笑，咒骂祖宗，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他们又在权力面前极尽谄媚之能，扮成通达事理、有情有义的模样。”

前些年，杂志一连做了三期文阑的作品专题，为编选之故，欧阳在那时候集中读完了文阑发表的所有中短篇小说，一时间梦里都晃动着各色病着的人，心情极度消沉、抑郁。当时，欧阳由衷敬佩文阑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如今，却想到了另一个层面：长年累月地沉浸在人性罪恶黑暗面的揭露，恐怕意志再坚强的人也扛受不住。莫非文阑对人类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转而在他的爱犬那里寻求心灵的慰藉么？这样推断并非没有道理，但居然发展到警方所言的“畸恋”程度，还是

令人匪夷所思。

欧阳一面思索，一面快步走，刚到街对面，忽听见背后有喊声。

“欧阳老师，欧阳老师！”

回头观瞧，见一位年轻女子摇着手朝他跑过来。切近了，才看清是学生模样，二十出头年纪。耳垂、脖颈、手腕处丝毫没有装饰，齐耳短发，五官精致，像雕上去的，只是眉心有一颗痣，十分惹眼，甚至可以叫人轻易地忽略掉其他特征。

“是欧阳老师吧？”女子尽力让气息平稳，不知是刚才跑得过快，还是紧张，脸涨得通红。

“是我。你是？”

女子把一只手按在胸口：“我在派出所里看到您，所以就追出来了。我是中文系的大四学生，打算做文阑的毕业论文，读了您不少关于文阑的评论，对我很有帮助……”一口气说了许多，最后补充了一句：“我在您写的书上看过您的照片。”

“哦，哦。”欧阳点了点头，随口问了句：“你是被家教中介骗的学生吧？”

女子吃了一惊，变得不好意思：“是的……本来通知要下午来，可是有课，路上又堵，才到不久。”

“我说怎么没在接待室看到你呢。我在那儿坐了好久。”

“欧阳老师怎么也在派出所呢？”

看着女子睁大的眼睛，这个问题不好拒绝。

“说来话长，是有关文阑的事情。我是文阑的朋友，所以就到这里谈了一些情况。”

“有关文阑先生？是先生最近出的那事吗？”

话题说到这里，女子更聚精会神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是的……这事很复杂……”

欧阳不想再提及这个敏感话题，尤其面对一位局外人，或许还是文阑的崇拜者，更让他难以启齿。不过，随后女子的一番陈述叫欧阳完全打消了找机会逃走的念头，还主动邀请她进了最近的一家西餐厅。

“出了那事之后，老师、同学都劝我赶紧放弃写文阑的题目，时间还来得及。他们是好意。虽然事情还没结论，但写文阑十分冒险。最坏的情况是，单看选题就没法参加答辩。不过，我还是决定继续文阑的研究。一是半路扔了可惜，

主要还是因为先生一直是我喜欢的作家,好像写他也是种责任……”

“你写的是什么题目?”

“《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纠葛——文阑小说中两性隐喻的嬗变》。”

也许是女孩也早已饥肠辘辘,不多言语,埋头吃起来。一张六寸比萨很快就从盘中消失,欧阳揩了揩手指,戴好眼镜,从皮包中取出文阑文章的复印件。西餐厅静谧舒适的环境适合放空头脑,只是灯光略微暗淡,但不妨碍阅读。

眼前的名曰“阿豆”的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阿豆是我豢养的一个女子。这么说也许有点不敬,也可能遭人误解,但的确如此。关于她的身世之谜,我猜不到,也不想猜,只晓得她从伊河漂到这里,被我救起,于是便栖身此地。倘若她没被发现,就会继续顺流而下,漂到下游的别处去。那么,阿豆现在就不会安静地躺在我家里的席子上悠然晒着太阳了。我总疑心把阿豆从水里面抱出来算不算件善行,用“救”这个字是否恰当现在也吃不大准了;当然,这是我事后很久才从回忆中领悟出来的。那日伊河里的阿豆没有挣扎,也没有游泳的姿态,只是像一片舒展的树叶孤零零地漂在水面上,若非她的脊背朝向太阳,分明就是仰泳的感觉。阿豆像鹅似的把手脚都藏在水里面,靠近了,才感受到划动制造出来的阵阵水浪。想来阿豆根本没有落水之人的慌乱与失措,不过当时我救人心切,一门心思容不得许多思量。与其说是我靠近阿豆最后救了她,不如说是她发现了我,便游了过来,顺从地由我将她抱起。其实,我不谙水性,甚至有些怕水,向来不肯冒险,不晓得那天怎么就忽然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鲁莽。抱着阿豆扑腾半天,溺水的恐惧加速了心脏的跳动,一不留神猛一伸腿,才发现脚已然踩在河底光滑的石头上了。按理说,这也不奇怪。“救”起阿豆才一周后,伊河就断了流,又过了个把月,这条横穿C城的季节性河流就真的消失了。初雪时,我和阿豆漫步在曾经的伊河上面,来到我和她周身湿漉的地方。这时,我才发现河床如此之浅,河的腰身如此之细,就越发怀疑起自己“救人”的“壮举”了,不觉脸红。不过,阿豆可能不这样想,在雪地里痛快玩耍了一阵后,就跑回到我身边,一下子抱住了我。虽说气温才过零下,风也不厉,可五分钟驻足还是让我感到了寒气的笼罩。阿豆的身子却是那么热滚滚、暖烘烘的,她把头紧贴在我耳朵根儿上面,叫我瞬间打消了心里的愧疚。

欧阳一口气读到了第一页的最后一个句号，翻过这页纸，接下来的并不是第二页。半句话晾在最前。

……却总是感到奇妙的。阿豆像是在幼时受了什么伤害，或被狠狠吓住过，在她眼里总露出一丝不安。前日，我失手打碎了茶杯，把她从梦中惊醒。阿豆像是遭了莫大的委屈，整个晚上都小心翼翼地盯着我的手。在她的谨慎注视下，我都不大敢喝水了。好在我看书时，从不口渴。我在书里面见识不少由小说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最喜爱的就是从容大方、聪颖机灵、不卑不亢、荣辱不惊的那一型。感觉上，在这样的女子身边可能会让自己也安然轻松起来吧。但追究起来，我却吃惊地发现，在现实里我顶讨厌的竟就是这般“成熟”的。可能在这类女人面前总是害怕一不小心暴露出自己本性，被她们暗笑成“孩子气”，于是反倒更加仓促慌乱，捉襟见肘了。这也许可以理解，好歹是男人，总不能被女人一眼看穿吧。要说在小说里，我最不喜欢神经兮兮的女人，她们给人的感觉都是吵闹聒噪，疑神疑鬼的，折磨得人身心俱疲，不得安宁。不过，阿豆其实就是个典型的神经质。当我忽然想到这一点时，又吃了一惊。吃惊的是，虽然阿豆被我一下子贴上了神经质的坏名头，但这回我却一点儿也没感觉到“神经质”会有什么不好——没准儿正是阿豆的“不大正常”才使我对她宠爱有加。比如，阿豆对声音特别敏感，楼道里或是窗外发出任何响动她好像都听得到似的，马上停止动作，盯住声音传来的方位，有时还会趴在窗台上朝外观瞧，一脸严肃。“阿豆啊，你是怕有坏人来欺负你么？别担心了，有我呢。”起先，我还会跟阿豆一道去查看外头有何异动，后来就懒散了，头也不抬，只是嘴里安慰她。其实，我是很爱看阿豆警觉的模样的，那时她的眼睛便异乎寻常地亮了起来。听了一阵，看了半晌，才又恢复成原样，心满意足地回到我身边，好像刚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使命。“阿豆啊，你要明白，谁也不会把你从这里抢走的。那个把你抛到河里的人来了想再抛一次也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也不清楚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阿豆啊，万一你是私自从家里跑出来的，你的爸妈，家人顺着河挨家挨户找，找到这里来了，你该怎么办呢？”我忘记阿豆是不会说话的了，一连问了几次。阿豆只用她的拥抱来回答我，于是便轮到我心满意足了。想来阿豆若是对谁都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被调教得淑女一般的女子，我倒会不安，绝不像现在这般坦然。文明这东西啊，对我是个负累。为什么这世间的人都不会干干净净地表达他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了呢？是顾虑，恐惧的东西太多么？即

便那想法原本是善良、清澈的，掏出来给人瞧时也马上就被玷污、糟蹋了吧。我得承认，自己早已被污浊浸染了，没资格说这话，看人时一点儿也不善良，甚至恶毒几分才觉得好受，只是还自作清高似的硬要将自己跟那些实际上与我一样的人划清界限。没我坏的人，我笑他的幼稚与愚蠢；比我坏的人，我又以可笑的高洁自居，鄙视他的庸俗与堕落。剥掉那层装饰得华丽的皮，我也许比谁都丑陋，丑陋不堪，让我都忍不住唾弃。面对阿豆对我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始终如一的热情，我在心底里面越发惶恐，大概是那根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半刻的功利算计的绷得紧紧的弦在搅扰着我、困惑着我、矛盾着我。“阿豆啊，你知道你抱着的是怎样一个人吗？别被我的外表迷惑了啊。你要是知道我多么无耻，多么罪恶，多么阴暗，还会这样视我为最亲近的人，紧紧地抱住我么？”阿豆不会听我嘀嘀咕咕的自言自语，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有看到我才欢喜。在洗脸时，我敢打开灯看一看镜子里面的我了，阿豆眼里面的那个可以依赖的就是镜中这个男人的模样么？他很陌生，也很憔悴。他讨厌镜子里的眼睛、鼻子、嘴唇，还有那两道稀疏的眉毛，一切的一切。不过，他一想到阿豆便咧开嘴，笑起来，露出了他讨厌的被烟熏黄的牙齿。

欧阳抽了抽鼻子，重重哼出几口气。他的鼻炎犯了，或者说入秋后一直都未见改善。鼻子越发像一根僵硬的木头，阻塞呼吸，也让他产生了鼻子后面的那两个生在他面部的出气的孔洞周边已发炎化脓的幻觉。文阑的手稿向来没有页码，也不爱订在一起。每次拿到稿件，欧阳都先标了页码再看。如果文阑也有这个习惯，现在就知道中间缺了几页了。欧阳用衣角揩了揩镜片，下一页跟前面依旧是不连着的。

……来，我便趴在写字台上睡个午觉。有时候，我觉得阿豆挺无聊，或说，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哪管旁人的眼光。其实，这“旁人”就是我。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摆弄从我睡衣上掉下来的一粒大扣子。扣子毛茸茸的，像一只球。每当阳光从窗子进到屋里来，阿豆就坐在阳光里像小猫似的来回拨弄那粒扣子，出神后连门外的响动都让她浑然不觉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我小时候独自玩一根毛线都能津津有味地玩上半天，就是现在也保不齐会犯了老毛病。前几天我削一根新铅笔，就一直把它削到拇指那般长，削完后便忘了削它要做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阿豆啊，你读读书吧。书里有挺多有意思的故事。他们在故事里冒险，你会跟着他们一起高兴、悲伤。你看，你就坐在这里，一动没动，但你一翻书